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西方文论选

下 卷

伍蠡甫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西方文论选

(下卷)

编辑者

伍蠡甫 蒋孔阳 秘燕生



上海译文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西方文论选
(下卷)
伍蠡甫等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67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11,000
1979年11月新1版 197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册

(原人文上海分社版)

书号: 10188·113 定价: 1.70元

目 次

(下卷, 十九世紀)

英 国

华兹华斯	3
《抒情歌謠集》一八〇〇年版序言	5
《抒情歌謠集》一八一五年版序言	19
柯勒律治	30
文学传记	32
赫斯列特	36
英国的喜剧作家	38
雪莱	43
《伊斯兰的起义》序言	46
詩辯	51
济慈	58
书信	60
宪章派	67
詩人們的政治	69
一个圣诞节的花环	72
阿諾德	74
当代批評的功能	76
梅瑞狄斯	83
喜剧的观念及喜剧精神的效用	84
莫里斯	89
艺术与社会主义	90
布拉德雷	100

为詩而詩	102
王尔德	111
谎言的衰朽	113

法 国

史达尔	121
論文学	124
論德国	133
司湯达	145
拉辛与莎士比亚	147
巴尔扎克	161
《人間喜剧》前言	164
雨果	178
《克伦威尔》序言	180
圣·佩韦	195
什么是古典作家?	197
泰納的《英国文学史》	204
乔治·桑与弗洛貝尔	207
书信	209
庫尔貝	218
《一八五五年个展目录》前言	220
給学生的公开信	221
波德萊尔	223
随笔	225
一八四五年的沙龙	227
一八五九年的沙龙	231
泰納	233
《英国文学史》序言	235
左拉	242
戏剧上的自然主义	245
实验小說	249

IV

馬拉美	257
关于文学的发展	259
法朗士	267
文学生活	269
柏格森	272
笑之研究	275

德 国

黑格尔	289
美学	292
弗利德里希·希勒格尔	318
断片	320
文学史讲演	325
叔本华	329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331
海涅	337
論浪漫派	340
尼采	353
悲剧的誕生	356

俄 国

普希金	367
給《莫斯科通报》出版人的信	369
論批評	373
別林斯基	374
論俄国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	377
詩的分类	381
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	385
赫尔岑	391
科学中的一知半解	393
車尔尼雪夫斯基	402

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	405
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	417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的《童年》、《少年》和战争小说	425
列夫·托尔斯泰	429
什么是艺术?	432
杜勃罗留波夫	445
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	447
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449
皮萨列夫	452
现实主义者	454

意大利·丹麦·比利时

德·桑克梯斯	463
論但丁	464
論亚历桑德罗·孟佐尼	466
論吉亚古謨·来欧巴地	468
勃兰戴斯	469
《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序言	472
梅特林克	479
卑微者的财富	4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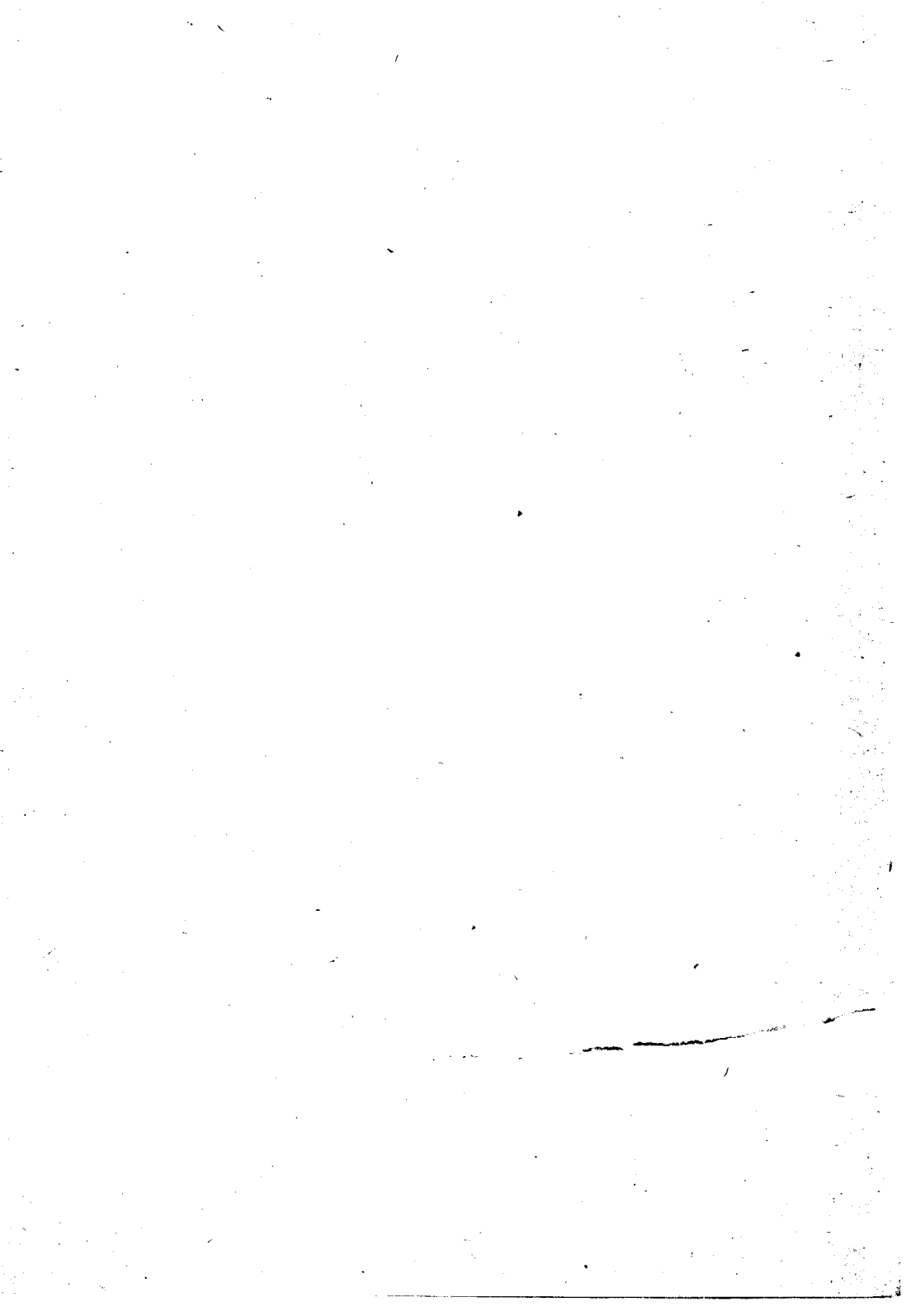
美 国

爱默生	487
詩人	489
爱伦·坡	494
詩的原理	496
惠特曼	503
《草叶集》序言	505
亨利·詹姆斯	509
小說的艺术	511

增 补

柯勒律治 ·····	519
黑格尔 ·····	522
叔本华 ·····	530
别林斯基 ·····	532
车尔尼雪夫斯基 ·····	538
杜勃罗留波夫 ·····	542

英 国



华兹华斯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律师之子。早年先后受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思想影响,向往唯情论、返于自然说、在平静中回溯等。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先表示同情,雅各宾党专政后,转为消极保守。他反对古典主义传统,和柯勒律治共同发表《抒情歌谣集》,并给此书的第二版(1800)和新版(1815)分别写序言,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发展提供理论根据。前一序言的部分内容是:诗人的热情以自然美和田园生活为土壤,诗的主题在于热情地歌颂宇宙间永恒事物的“天性的永恒部分”;诗人通过想象,运用民间浅近、质朴的语言,把他的主观世界表达出来,从而使平凡的事物被描写成不平凡了。后一序言涉及观察、感受、描写,以及沉思、想象、幻想、虚构、判断等在诗创作中所起的作用,而特别强调想象的创造性,并且认为想象和幻想的区别,在于前者诉诸“天性的永恒部分”,后者局限于“天性的暂时部分”。华兹华斯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以对“天性的永恒部分”的想象和反映,作为诗的最终目的。他所说的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已失去亚里斯多德模仿理论传统的客观现实基础了。

此外,华氏于1798年为自己的诗作向读者宣称:“所有的好诗,都是从强烈的感情中自然而然地溢出的。”1800年他曾在给约翰·威尔逊的信中说:诗描写的对象是人的本性,“我们从哪里寻找最好的标准呢?我回答,从内心去找;先全部裸露我自己的心,然后去观察天真坦率、生活平凡、永远不懂虚伪造作的人们。”1824年1月21日给S·蓝铎的信说:想象“诉诸无限”,并

“引向永恒，赞美永恒”，含有宗教感情。1810年在《论哀歌》中则认为悼念死者的诗文，必须“表达出作者本人确实感到哀痛”，是一位“真诚的哀悼者”，唯其心里没有冷下来，心灵才真地在活动。以上这些资料，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他的诗论。

华兹华斯的诗论含有消极浪漫主义因素，但消极浪漫主义较早地出现于德国，以希勒格尔兄弟为代表，称为耶拿派浪漫主义。就浪漫主义的消极因素而论，柯勒律治比华兹华斯更有所发展，但实际上乃是希勒格尔诗论的翻版。

《抒情歌謠集》一八〇〇年版序言

.....

这些詩的主要目的,是在選擇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終竭力采用人們真正使用的語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节上加一种想象的光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常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事件和情节中真实地而非虛浮地探索我們的天性的根本規律——主要是关于我們在心情振奋的时候如何把各个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样就使这些事件和情节显得富有趣味。我通常都選擇微賤的田园生活作題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們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說出一种更純朴和有利的語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們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單純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讓我們更确切地对它們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們表达出来;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們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我又采用这些人所使用的語言(实际上去掉了它的真正缺点,去掉了一切可能經常引起不快或反感的因素),因为这些人时时刻刻是与最好的外界东西相通的,而最好的語言本来就是从这些最好的外界东西得来的;因为他們在社会上处于那样的地位,他們的交际范围狹小而又沒有变化,很少受到社会上虛荣心的影响,他們表达情感和思想都很單純而不矫揉造作。因此,这样的語言从屡次的經驗和正常的情感产生出来,比起一般詩人通常用来代替它

的語言，是更永久、更富有哲學意味的。一般詩人認為自己愈是遠離人們的同情，沉溺於武斷和任性的表現方法，以滿足自己所製造的反复無常的趣味和欲望，就愈能給自己和自己的藝術帶來光榮^①。

但是，我也知道，現在有幾個作家偶爾在自己的詩中採用了一些瑣碎而又鄙陋的思想和語言，因而遭到了一致的反對；我也承認，這種缺點只要存在，比起矯揉造作或生硬改革，更使作家喪失名譽，可是同時我認為，這種缺點就全部看來並不是那樣有害。這本集子裡的詩至少有一點和這些詩不同，即是，這本集子里每一首詩都有一個有價值的目的。這不是說，我通常作詩，開始就正式有一個清楚的目的在腦子里；可是我相信，這是沉思的習慣加強了和調整了我的情感，因而當我描寫那些強烈地激起我的情感的東西的時候，作品本身自然就帶有一個目的。如果這個意見是錯誤的，那我就沒有權利享受詩人的稱號了。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這個說法雖然是正確的，可是凡有價值的詩，不論題材如何不同，都是由於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深思了很久。因為我們的思想改變着和指導着我們的情感的不斷流注，我們的思想事實上是我們已往一切情感的代表；我們思考這些代表的相互關係，我們就發現什麼是人們真正重要的東西；如果我們重複和繼續這種動作，我們的情感就會和重要的題材聯繫起來。久而久之，如果我們本來具有強烈的感受性，我們就會養成這樣的心理習慣，只要盲目地和機械地服從這種習慣的引導，我們的描寫事物和表露情感在性質上和彼此聯繫上都必定會使讀者的理解力有某種程度的提高，他的情感也必定會因之增強和純化。

①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喬叟的動人的詩篇差不多都是使用純粹的語言，甚至到今天普遍都能懂得。——作者原注。

我也說過，这本集子里的詩每首都有一个目的。另外我还須說明，这些詩与现在一般流行的詩有一个不同之点，即是，在这些詩中，是情感給予动作和情节以重要性，而不是动作和情节給予情感以重要性。❶

我决不為着虛偽的客氣而不說出，我要讀者注意这个显著的特点，与其說是为了这本集子里的詩，还远不如說是为了題材

-
- ❶ 这一段见1845年版。1800—32年版是这样：我曾經說過，这本集子里的詩每首都有一个目的。我也曾告訴讀者，这个目的生要是什么。就是說明我們的情感和思想在兴奋状态下互相結合的方式。但是，用不大普通的語言（1802—36年版是：用稍微更加适当的語言）來說，这是跟隨我們的心灵在被天性中的伟大和朴素的情感所激动的时候的一起一落。这个目的，我在这些短文里曾經竭力用各种办法去实现，而这些办法就是：通过母爱的許多更加微妙曲折的地方去探索这种情感，如在《小白痴》和《一个发狂的母亲》两首詩中；伴随一个濒于死亡但还孤独地依恋着生命和社会的人的最后掙扎，如在《一个被道弃的印第安人》这首詩中；表明童年时期我們关于死亡的观念所常有的混乱和模糊，或者是我們之完全沒有能力接受这种观念，如在《我們是七个》这首詩中；显示出在早期同大自然的伟大和优美的对象結合的时候那种友爱的依恋的力量，或者說得更哲學些，那种道德的依恋的力量，如在《兄弟們》这首詩中；或者使我的讀者从普通的道德感中获得另一种比我們所習慣于获得的更加有益的印象，如从西蒙·李的事件中所获得的那样。在我的总的目的当中，有一部分是力图描画一些受到不很热烈的情感的影响的人物，如在《一个旅行的老人》和《两个賊人》中那样，这些人物的成分是單純的，是属于大自然而不是属于习俗的，这些成分现在存在着，将来也会永远存在，这些成分由于自己的构成是可以明确地和有益地加以思考的。我不想濫用讀者的寬容，再多談這個問題；但是我應該提到另一个情况……情感。讀者只要看一看《可怜的苏桑》和《沒有孩子的父亲》这两首詩，尤其是第二首詩的最后一节，我的意思就可以完全理解。1836年版也是如此，但是用第三人称代替了第一人称。——原編者塞林科特(Selincourt)注。

的一般重要性。題材的確非常重要！因為人的心靈，不用巨大猛烈的刺激，也能够興奮起來；如果一個人不知道這一點，如果他進而不知道一個人愈具有這種能力就愈比另一個人優越，那末他一定不能充分體會人的心靈的優美和高貴。因此，在我看來，竭力使這種能力產生或增大，是各個時代的作家所能從事的一個最好的任務；這種任務，雖然在任何時期都很重大，可是現在特別是這樣。許多的原因從前是沒有的，現在則聯合在一起，把人們分辨的能力弄得遲鈍起來，使人的頭腦不能運用自如，蛻化到野蠻人的麻木狀態。這些原因中間影響最大的，就是日常發生的國家事件，以及城市里人口的增加。在城市里，工作的千篇一律，使人渴望非常的事件。這種渴望，只有迅速傳達的新聞能時時刻刻予以滿足。這種生活和習俗的趨勢，我國的文學和戲劇曾力求與之適應。所以，已往作家的非常珍貴的作品（我指的幾乎就是莎士比亞和彌爾頓的作品）已經被拋棄了，代替它們的是許多瘋狂的小說，許多病態而又愚蠢的德國悲劇，以及象洪水一樣泛濫的用韻文寫的誇張而無價值的故事。當我想到這種對於狂暴刺激的下流追求，我就不好意思說到我想在這些詩里反對這種壞處的微弱努力。當我想到這種普遍存在的壞處的嚴重情況，我就幾乎被一種並非可恥的憂郁所壓倒，好在我還深深覺得人的心靈具有着一些天生的不可毀滅的品質，一切影響人的心靈的、偉大和永久的事物具有着一些天生的不能消滅的力量，好在除此之外我又相信，這樣的時代快到了，能力更強大的人們會一致起來系統地反對這種壞處，並且會得到更顯著的成功。

關於這些詩的題材和目的，我已說了這麼多，現在我請求讀者讓我告訴他一些有關這些詩的風格的情形，免得他格外責備我不會作我決不想做的事情。讀者會看出●，這本集子里很少把抽象觀念比擬作人，這種用以增高風格而使之高於散文的擬

人法，我完全加以摺弃。我的目的是摹仿，并且在可能范围内，采用人們常用的語言；拟人法的确不是这种語言的自然的或常有的部分。拟人法事实上只是偶尔由于热情的激发而产生的辞藻，我曾經把它当作这样的辞藻来使用；但是我反对把它当作某种风格的人为的手法，或者把它当作韵文作家按照某种特权所享有的一种自己的語言。我希望讀者得到有血有肉的作品作为伴侣，使他相信我这样做，会使他感到兴趣。別的人走着不同的途径，也同样会使讀者感到兴趣；我决干涉他們的主张，但是我希望提出我自己的主张。在这本集子里，也很少看见通常所称为的詩的詞汇；我費了很多力气避免这种詞汇，正如普通作者費很多力气去制造这种詞汇；我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已經在上面讲过了，因为我想使我的語言接近人們的語言，并且我要表达的愉快又与許多人认为是詩的正当目的的那种愉快十分不同。既然不能份外地仔細，我就无法让讀者对于我所要創造的风格有着更确切的了解，我只能告訴他我时常都是全神貫注地考察我的題材；所以，我希望这些詩里沒有虛假的描写，而且我表现种种思想时所使用的語言，都分別适合于每一思想的重要性。这样的嘗試必然会获得一些东西，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一切好詩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合情合理。然而要这样做，我就必須丟掉許多历来认为是詩人們應該继承的詞句和詞藻。我又认为最好是进一步約束自己，不去使用某些詞句，因为这些詞句虽然是很适合而且优美的，可是被劣等詩人愚蠢地濫用以后，便使人十分討

-
- ① 这段話在1800年版中是这样：“除了很少的几个地方，讀者在这本集子里将发现不到我把抽象观念比作人。这并不是出于我有意責难这种拟人法；拟人法也許适合于某些种类的作品。但是，在这本集子里，我是想摹仿并且尽可能地采用人們常用的語言。我不认为这种拟人法是这种語言的任何正式部分或自然部分。”——原編者注。